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姜廷魯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一

衍要道之義

夫婦

易咸卦名亨利貞取女吉

程頤傳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咸感也以說爲主恒常也以正爲本而說之道自有正也咸之利貞正之道固有

說焉恒之利貞

宋儒丘富國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以男下女爲象男先下于女婚姻之道成矣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以男女尊卑爲象女下于男居室之倫正矣

恒卦名

彖傳曰恒久也

程頤傳曰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也

臣按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由家而國雖非父子而尊臣卑之分如父子也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由國而天下凡上貴下賤之分如君臣也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蓋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上經之乾坤天地之道而夫子于坤之文言則曰地道也妻道也此二老之夫婦化育之功已成者也下經首咸二少之

夫婦絪緼之感方始者也繼之以恒爲二長之夫婦主家事者也然自咸恒言之今日之夫婦在他日有父母之道自乾坤言之今日之爲父母在他日則夫婦之道而已其少也説以正故能感其長也正而説故能久此咸恒之夫婦所以相與者即所以順其父母者也以父母之道爲夫婦之道以夫婦之道爲事父母之道此咸恒之所以作對于乾坤者也于書則嬀汭觀刑而克諧之孝斯升于

詩則治陽嗣徽而作求之孝永世昏禮莫大于親迎于夫子荅哀公之問而垂戒于春秋不一書而已也夫婦之道其要在于孝審矣

漸卦名彖傳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吳澄曰巽女在外将入而來歸艮止在内方止而未往迎有女歸以漸之象

歸妹卦名彖傳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

程頤傳曰卦有男女配合之義者四咸恒漸歸妹也

漸女歸之得其正也男下女而各得其正位止靜而巽順其進有漸男女配合得其道也歸妹女之嫁歸也男上女下女從男也而有說少之義以說而動動以說則不得其正矣故位皆不當也咸恒夫婦之道漸歸妹女歸之義咸與歸妹男女之情也咸止而說歸妹動而說皆以說也恒巽而動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男女之道夫婦之義備于是矣

歸妹人之終始也

程頤傳曰天地不交則萬物何從而生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

臣按咸恒漸歸妹四卦皆言男女夫婦之道而咸之二少夫婦而燕爾者也恒之二長夫婦而偕老者也漸止而巽男先女則禮不備而不行逆知其後之好合者矣歸妹說以動柔乘剛則有老說其

少徇情肆欲而卒反為豔妻所制者故夫子以人之終始言之謂此日之夫婦乃他日之父母為續莫大焉之故非爲情欲之感也而又以象戒之曰君子以永終知敝者蓋于其始合之不正預知其有不終之敝奔誘茍合之人既已失身敗德華落色衰復相背棄則彖所謂無攸利者夫婦同之也然則大過卦名之九二何以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蓋歸妹以妹稱是不正其爲夫婦之

辭大過之九二以老夫匹女妻而言是正其爲夫婦之辭也正其爲夫婦則生生相續而正其爲父女矣若九五之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則雖生而旋枯必不能久正其爲夫婦乃可醜之甚也若蒙卦名之六三以陰而自求陽其行不順姤卦以一陰而遇五陽女德不貞故皆戒以勿用取女

詩周南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文王使周公爲政于國中後采民俗之詩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謂之關雎篇名其首章曰關關雎雄相應之和聲雎鳩水鳥摯而有別周南

在河之洲窈窕幽閒淑女君子好逑也匹之意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臣按禮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故禮始于謹夫婦所以終

孝道也孔子論詩始于南南始于關雎非獨以著
風化之自所以明文王之致孝于其親者既內自
盡又外求助故未得窈窕之淑女則有輾轉反側
之憂而不至于傷既得之則有琴瑟鐘鼓之樂而
不至于淫一哀一樂而不失其節即孔子之所謂
非愛弗親非敬弗正者此固愛親敬親之心所推
也故可以奉神靈之統理萬物之宜其詩歌之房
中而可以被之鄉黨邦國則加百姓刑四海之效

也

葛覃（篇名）其三章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去其汙也）我私（燕服也）薄澣（濯也）我衣（禮服也）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朱熹曰師氏導我者也每事詢訪不敢專也父母生我者也及時問安不敢忘也君子宗主我者也因師致告不敢褻也

臣按此章詩朱子以爲敬不弛于師傅孝不衰于父母臣以爲禮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于言）娩（娩于

容聽從有聽受無違逆學女事共衣服以至觀于祭祀禮相助奠禮相長者而助其奠之事故曽聞之言曰先王之政其閨門之治必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敎之者有此具也然則歸寧者人子之心而其必告于師氏者即以父母之心爲心也與小序以爲后妃之本者此也此所以貴而能勤富而能儉織紝不廢絺綌無斁而成其德之厚也

召南（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召公爲方伯宣化于諸侯故以南國之詩繫之而謂之召南）何彼穠矣（篇名）其一章曰何彼穠（盛也）矣唐棣（一曰栘也似白楊一云即薁李）之華曷不肅雝（肅肅然而敬雝雝然而和）王姬（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之車

胡安國曰王姬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禮亦隆矣夫陽唱而陰和夫先而婦隨則雖以王姬之貴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

臣按夫婦之道自天子達于庶人者也故二南爲房中之樂而鄉黨邦國皆得用之此王姬所以有

肅雝之德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其能相與盡子婦事父母舅姑之孝又可知故詩人美之也

二章曰何彼襛矣華如桃李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也平王平正之王指文王也之孫齊侯之子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

程鵬飛曰吾于是詩得君子善善之意不惟及其身而又及其親矣美王姬則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美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衞侯之妻美太任則曰文王之毋京室之婦美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甥蹶父之子

蓋曰其子如此以其父母如此也其孫如此以其祖父如此也其妻如此以其夫如此也其甥如此以其舅如此也君子之善善也周矣

臣按婦人之德亦推本于所自則夫夫婦婦以成其家道者婦之父母子之父母均有顯名焉已經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邇在夫婦居室之間不可以他求者也故文王太姒之爲夫婦之道在于二南百世之下猶歌誦之而幽王褒姒

之失夫婦之道小雅刺之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可弗慎哉

邶風栢舟（篇名正風以關雎爲首得夫婦人倫之正變風以栢舟爲首處夫婦人倫之變）其五章曰日（日當常明諭正嫡當尊）居月（月有時虧諭衆妾當界）諸（居諸語辭）胡迭而微（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心之憂矣如匪澣衣（煩冤憤悶如衣垢汙不濯之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朱熹曰婦人不得于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見綠衣詩）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

氣忠厚惻怛怨而不怒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爲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于君子之不得于父弟之不得于兄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爲法

臣按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皆衛莊公夫人姜氏所作朱熹定其先後以終風次綠衣日月次終風燕燕則莊公薨後送歸妾之詩也柏舟之于莊公之不見答詞氣之閒未嘗及也但以日月之迭

微隱言嫡妾之分而已綠衣黃裏之喻稍激切于日月迭微矣至比類終風則莊公之狂蕩暴疾甚矣而猶不忍斥言之也至于日居月諸之卒章而曰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見絕于其夫而呼訴于父母此亦可謂婦人之賢處變而不失其正者矣然則莊公之蔽惑賢非所宜賢而貴非所宜貴禍起衽席延于後嗣觀孔子之所以對魯哀公者事見禮記則衛莊不孝之罪奚其可逭哉

戴後

鄭風女曰雞鳴篇名其一章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將旦昧爽之交子興視夜明星啟明之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

臣按此詩章首女曰雞鳴士曰昧旦乃夫婦相警之詞此所以琴瑟之樂同于關雎也禮記内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鳴者固孝子事親之節候此而或爽不特夫婦道將不可久亦非致愛敬于親之道古之賢女所以不敢懷安而常存警惕者也

禮記哀公問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臣按五倫以父子爲首者乾稱父坤稱母以天地統萬物之義也三綱以夫婦爲首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之序也

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已親其人乃以使人親矣是故君子興

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陳澔集說曰愛敬之道其始本于閨門之内及擴而充之其愛至于不敢惡于人其敬至于不敢慢于人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故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孔子遂言曰昔者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

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百姓象其行莫不敬其身亦莫不敬其妻子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愾猶至也

暨也

臣按人道莫大于父子而父子以夫婦爲始夫婦之道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故愛親敬親之心即夫婦而在也吾之有子又父母之續子之于父父之

于子何聞之有身雖在我其氣與性則受于親已愛人人亦愛已已敬人人亦敬已故不敢惡于人不敢慢于人者不敢傷其親也經曰終于立身則愛敬之心自父母妻子曁于百姓之衆四海之廣一以貫之故夫子之言施之于政要歸于身集說引經文以釋之善解經者也

春秋秋七月天王周平王使宰咺冢宰名也來歸惠公魯君名不皇仲子宋武公女惠公之妾之賵撫鳳反歸死曰賵歸生曰賻車馬曰賵隱公元年

呂祖謙曰夫婦人之始也死喪人之終也人道始終之際莫嚴焉故夫婦之典實天所叙而凶禮則五禮之一也陵嫡妾之分則天叙之典廢焉濫賵賻之恩則天秩之禮廢焉夫婦之典廢是人道不得而始也死喪之禮廢是人道不得而終也終始俱失天下豈復有人道乎此孔子所爲懼春秋所爲作也

臣按此夫子所以正夫婦之倫也以妾爲夫人者惠公之過故書惠公仲子又以譏隱公成先君之

惡以從令爲孝

公子翬魯大夫字羽父如齊逆女公不親迎使大夫往九月齊侯襄公諸兒送姜氏於讙音呼端反魯地諸侯越境送女非禮也公會齊侯于讙爲齊侯來乃往會之夫人姜氏至自齊桓公三年

臣按吳澄曰逆女書譏不親迎而使公子翬也送姜氏書譏齊侯親送之也會讙書譏不親迎而親會齊侯也夫人至不書翬以至譏魯桓初使翬逆而中自受姜氏于讙也蓋無所不失故無所不譏

所以正夫婦之倫也臣又按古者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爲禮辭不敢忘其親也今魯齊之君行禮如此其苟也忘親莫大焉卒之敝笱猗嗟之刺興詩齊風敝笱小序刺文姜也猗嗟刺魯莊公也悶魯莊公微弱不能防閑其母使至淫亂失人子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而禍延于嗣辱及先君已兆于此矣

夏公如齊逆女

穀梁傳曰不正其親迎于齊也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酉夫人姜氏入莊公二十有四年

孫復曰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爲國不亂何待故曰入以惡之

高閌曰夫婦人倫之本所以成孝敬也孝敬備然後夫人之職舉桓公見殺于齊而莊公乃以齊女爲夫人欲責其孝則彼嘗賊我臣子之所疾也欲責其敬則我方仇彼鬼神之所棄也不可奉祭祀不可以當

夫人之職矣

臣按此所以正夫婦之倫也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道而又妻齊襄之女忘其父而好合于仇人不孝之大故詳書之

秋郯伯姬來歸 出也 宣公十有八年

汪克寬曰春秋書郯伯姬杞叔姬來歸所以譏父母之訓育弗至致内女之婦德有虧而亦書郯杞之君失齊家之道而棄其伉儷也

臣按女行制于其父婦道刑于其夫其父無教戒可從其夫無德義可則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未可以專責其身也故參譏之與杞叔姬來歸同例所以正夫婦之倫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哀公十有二年

公羊傳曰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諱之使若宋女子姓然

臣按禮記坊記曰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

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蓋娶同姓乃亂倫瀆理之甚者史諱内惡故爲隱辭而夫子仍史之舊文而坊記復發明之此所以正夫婦之倫也傳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則又自絶其續莫大焉之道不孝之罪莫大焉矣

程頤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

嚴不先行于已則人怨而不服

臣按夫婦之閒情易勝理恩易掩義流而不節則瀆而無別矣寡威克厥愛毋愛克厥威此反身之君子所尚于剛德者非以加于人也自克焉爾

朱熹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閒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

其孰能體之易首于乾坤而終于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亦以此與

臣按情慾宴私之際人情之所易溺者惟孝子之心戰戰兢兢臨深履薄飲食男女之事于以精理不以極情

真德秀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于此矣

臣按敬身之義本禮記哀公問夫子之言釋禮記者因以經文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爲證據德秀之言又舉父母醮子送女之辭以實其義蓋使人念及于父母之訓苟或不敬斯獲罪于父母則夫婦相敬無有懈時也

以上夫婦之道之要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一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二

衍要道之義

朋友

易兌卦名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程頤傳曰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

臣按朋友之交以相說而成者也方以類聚物以

羣分無物不有朋友即兩澤之相麗亦朋友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則有血氣知覺之倫皆有相資之益其所説者亦各不相踰天地之性人為貴而君子其最秀最靈者故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與兄言友弟與弟言恭所貴于講也相觀而善而孝慈彌至友恭愈篤所貴于習也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

詩小雅伐木篇名其一章曰伐木丁丁陟耕反伐木聲鳥鳴嚶嚶

鳥聲之和也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若能盡其道于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以和平之福

朱熹曰楊氏云五品天叙人之大倫也朋友居一焉故謂之達道不由其道則人倫廢而天理滅矣得罪于天矣其能終和且平矣乎

臣按詩序燕朋友故舊也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曰朋是同門之稱友爲同志之名故舊即昔之朋友也

蓋天子雖至尊至貴而于賢者則接以平生布衣之情鹿鳴之言我有嘉賓既醉（大雅篇名）之言朋友攸攝假樂（大雅篇名）之言燕及朋友皆此志也此篇首章既呼之曰友生矣而二章呼之曰諸父諸舅三章呼之曰兄弟則所以推其愛親敬親之心而不敢惡慢于人者感人甚誠而責已益周矣

何人斯（篇名蘇公爲卿士譖蘇公作是詩以絶之）其卒章曰爲鬼爲蜮（音域水中含沙射人影其人輒病不見其形）則不可得（女爲鬼蜮則不可得見）有靦（土典反）

面目視人罔極醜然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臣按君臣義同父子則僚友義同兄弟蘇暴俱爲王卿士平日出謀發慮如壎篪之應和官聯職事如繩之貫物蘇公一旦譴讓而暴公過門不入託有亟行不唁失位則其被譖之由無可致疑矣今乃詰責于何人斯而不敢遽以爲由暴公者彼素非同志則無怪乎其然也人非鬼蜮難掩其形偪

側遺逢有何面目教之以翻然悔悟輸其情實刻責引咎羣疑皆亡願改事君也故絶交之作反謂好歌蓋孝以忠君悌以順長僚友之際其忠恕如此孝恭之令德所推也

谷風篇名其一章曰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維風及雨風雨相感朋友相須將恐將懼維予與女音汝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臣按先儒以爲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此皆小人之交序所謂天下俗薄朋友道

絶者也伐木之詩但知處已以厚谷風之詩未免責人之薄然其詞意懇惻聞之者足戒或者捐前忿而改事式相好以如初則亦有爭(去聲)友而身不離于令名也夫

小明(篇名征西之大夫作以寄其僚友之處者)其四章曰嗟爾君子(指其僚友)無恒安處(無以安處爲常)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猶助也)神之聽之式穀(祿也)以(猶與也)女(音汝)五章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陳櫟曰此詩因已之久役于外而思僚友之安處于内者且于已無賢勞之恨而謂憂慼之自詒于彼無憯疾之辭而勉以正直之是助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視北山之詩稍庶幾焉豈賦北山者有父母故其辭極哀怨賦小明者已無父母故其辭頗和平也歟

臣按櫟之言是也記言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已無父母尚可許友以死而況獨賢勞乎以役者之自詒憂慼畏罪罟譴怒不敢懷歸而念處者不得

以是爲恒葢政事愈急則處者亦將有事于行役矣然不可以回邪之術曲爲規免惟正直是與好是正直則神明相勞有式穀介福之道其篤于僚友而勉之以忠孝葢與北山之大夫其父母有存没之殊而其情詞之和平激切亦異焉矣

禮記曲禮篇名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方慤曰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

于人見父之執于進退之節有所不敢則一舉足不敢忘親可知于對問之節有所不敢則一出言不敢忘親可知孝子之行孰過于是

臣按父之執友父之同志之友也人子于髫齓之時未及乎同儕之朋友而父之執友則其最先見者也伐木之詩稱朋友之同姓而尊者曰諸父異姓而尊者曰諸舅則朋友之屬乎父道其惟父之執友乎此其進退問對敬與父同而坊記所云父

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者義亦如此皆所以廣錫類之孝也至于從師學問之後乃有同儕之朋友所謂同門同志而詩謂之兄弟者也蓋古人不妄交遊大都執友之子相爲朋友則又有兄弟之誼矣觀于少儀始見于君子之辭則知物之不可以苟合觀于玉藻所記親在行禮于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則知人子之無私交然則朋友之道誠以孝爲其要也

春秋三月公及邾（魯附庸國）儀父（其君之字名克）盟于蔑（公穀作昧魯地隱公元年）

胡安國傳曰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脩睦爲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盟者殺牲歃血告誓于神若有背違令神加殃如此牲也）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爲隱公之私也

臣按此所以正朋友之倫也春秋書盟一百有九此其始也公信之不足爲私盟焉渝者實多矣胡

傳所謂不獲已者若諸侯相仇怨而爲盟以釋之已非止信之善經况隱公方在惠公之喪而爲此盟其亦未思夫愛親者之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之不敢慢于人也苟無惡慢于人則人何惡慢于我而詛盟之是亟乎七年公乃渝盟而伐邾則魯邾之相惡慢自盟蔑始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大夫盟宿小國其君亦與盟此參盟之始三人盟爲參盟　元年）

臣按朱熹有言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非去盟崇

信俗不可得而善也葢周官師盟之設所以使人重其事致其誠不可要亦不可渝不可尋亦不可寒盟以結信而屢則非猶之武以靖亂而黷則失故孟子以爲春秋無義戰臣亦以爲春秋無信盟彼善于此者葢無幾也今魯一年之中三月盟邾九月盟宋七年而公伐邾十年而取郜防可謂屢矣又皆渝焉與國之誼薄朋友之道衰自隱公始據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焉

非先君之志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豈若是乎惠公之薨以有宋師葬故有闕則宋實魯仇縱不能討何用通好也君子謂隱公于是乎不子

冬十有二月齊侯（僖公祿父）鄭伯（莊公寤生）盟于石門（齊地三年）

臣按此東諸侯合黨之始齊鄭之盟不渝而亦惡之者以強詐相與規于利以相結也且以天王之尊而鄭莊與之交質（見是年左傳）既無君父何有于與國此盟也亦所謂信不由中者乎所以正朋友之

倫也

夏齊侯（僖公）衛侯（宣公名晉）胥命于蒲（衛地桓公三年）

胡安國傳曰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爲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于此有取焉

臣按春秋朋友道衰兄弟婚姻之國盟詛非久而兵已壓境者比比也此齊衛二國相要以言而不

盟自後亦不聞有相侵伐之事夫如是則能克其惡人慢人之心而不爲悖德悖理之事無難矣聖人之所深嘉也此亦所以正朋友之倫也

冬公會齊侯桓公名小白盟于柯莊公十有三年

臣按公羊傳柯之會曹劌手劍劫齊侯請汶陽之田而要盟焉疑于可以弗信者也而齊侯不欺魯有講信脩睦之義春秋褒之所以正朋友之倫也載考魯桓之薨于齊也莊公之于齊襄爲不共天

之讐而與之通好故春秋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已易世而桓方創伯合諸侯以尊王室若復脩怨怨隣以危社稷不可謂孝則雖釋讐而及齊平魯亦無失也故公與齊侯皆書其爵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僖公三十有三年

公羊傳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

穀梁傳曰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

徵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

臣按秦雖無道勞師遠襲然文之伯也實受秦施而其子乃墨衰絰以伐其師其不爲死君乎夫君喪之不恤而何有乎交鄰之道聖人人之以徵之不正其爲子也謂其棄好也其忘親也

論語子曰無（無與毋通）友不如已者

范祖禹曰與賢已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及已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

則日損

朱熹曰今人取友見勝已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已者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

臣按夫子他日嘗曰三人行必有吾師焉而此言必擇勝已者而與之處不慮勝已者以我為不如已而不吾友耶易同人卦名彖傳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咸彖傳曰君子以虛受人聖人之心蓋如是也以無友不如已者之心求友則雖片言之

善一事可法亦自以爲吾弗如遠甚而直諒多聞之三益友者至矣以悅不若已之心求友則必以吾之所知窮人以所不知以吾之所能傲人以所不能而便辟善柔便佞三損友者至矣惟不恃所長則所見多勝已者不護所短何至悅不若已者哉人自出就外傅之年即有朋友立身行道揚名後世始終爲朋友所成就故爲人之父母者常觀其友之賢否以卜其子學業之消長事功之成敗

也擇交之道至嚴至重宜聖人之亟戒者至矣

子曰朋友信之

臣按聖人仁心自然物各付物朋友有信夫子則與之以信而已子路之願與朋友共敝車馬輕裘亦信之之一事子夏之言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乃信之因言而見者若曾子之省身曰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與夫子同其志矣此明善誠身順親信友所以開思孟之傳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饒魯曰忠告者盡此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未能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宜止未能忠且善焉而泛然告之道之遽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

臣按忠告者立心之誠善道者修辭之當內外兼到猶不見省數必取疏子游曰朋友數斯疏矣然後乃可止耳不然則是心之未能無私而辭之不無少激也

君子亦自反而已矣益之贊舜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經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豈以人而頑冥甚于有苗幽渺過于神明者顧無遽言止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臣按以文會友所謂朋友講習者也仁者我之天性如愛親敬長良知良能然其體驗擴充爲善必果則藉朋友左右挾持之力此朋友一倫所以合之以人而秩之以天也

朱熹曰朋友之于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旣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物情事勢如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連比合而不至于盡壞至于朋友則

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閒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于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疎而易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

安得獨立而久存哉

又曰朋友之間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

臣按五行之有土五性之有信五倫之有朋友四者之所藉以維持調護者也朋友之合也以義不以利以公不以私其爲職也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有無相賙患難相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父有爭

子不陷不義是父子有朋友之道也之綱之紀燕及朋友是君臣有朋友之道也因心則友是兄弟有朋友之道也琴瑟友之是夫婦有朋友之道也而又必有同門同志者于其間惟以責善輔仁爲事相與講貫服習惑者解之怠者勉之恐懼安樂皆與共之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皆職之所宜盡者交道衰而谷風刺其言猶不失爲忠厚也蘇公以刺暴公甚且託諭于鬼蜮焉

豈直相規切相賙恤之誼闕如也哉其于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四倫者亦不可問也已朱子之言其亦有感而發也

臣又按後世朋黨之論興而朋友之局又一變矣夫同德相求同欲相濟勢使然也君子與君子為友小人與小人為友君子小人之分否泰之象也夬姤剝復聖人皆有扶陽抑陰之辭而有應與則喜之無應與則危之君子將欲有行必須我友未

嘗以離羣絶俗爲事也國將興賢才聚衆賢和于朝而後萬民和于野唐虞之際盈廷交讓爲友道之極盛漢唐之衰禍起朋黨而國祚隨之後乎漢唐者并去其朋之名而目之爲黨爲君子耶爲小人耶當時乍賢乍佞而後世有定論也君子不可以懲黨人之禍而廢麗澤彚征之義亦不可不至公無我于講學立朝之際激而成水火之勢也若夫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

則中庸已言之切矣

黄榦曰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叙則天典不立朋友道絶則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疏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謬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于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

臣按黄榦之言本于朱熹而又以發明其説之所

未盡蓋人倫天典良知良能自其天性而率意任情不保無失所貴于朋友講習也如申生伯奇之父子衛伋壽之兄弟其意非不孝友使生平有明師益友之助致知力行之功則守經知宜處變知權可以底豫可以全歸何有束手延頸自殺其身而陷父于不義者哉曾子曰以友輔仁此之謂也

師弟子附

禮記檀弓篇名檀弓魯人之知禮者以篇首檀弓兒爲名事師無犯無隱左右

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張載曰古者不制師服服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行而如朋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此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方慤曰學記曰師無當于五服五服弗得弗親則師

之於人豈小補哉故子貢於三年之外又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以恩尤所重故也噫世衰道微禮教不明于天下其執親之喪不能三年者葢有之矣而況于師乎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服出則否

陳澔集說曰弔服加麻者出則變之今出外而不免絰所以隆師也羣者諸弟子相爲朋友之服也儀禮註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絰帶亦

弔服也故出則免之

臣按朱熹有言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也臣竊以爲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子以仁君臣以義師之成就已德兼育我之仁覆我之義固不得等之於朋友者矣朋友以義合不合則相絶師兼父之親子不得而叛父也故朋友相爲服弔服加麻出則免之心喪雖出猶經明異于朋友之服矣此七十子之徒傳道受業師恩最

深故其痛悼慘切比于父子若張載所論則又推原乎情之所安理之極致謂生平效法其一言一行者於其没也亦當致哀視所資之大小所從之久近以心爲之權衡而哀有隆殺不若後世之恕然者爾師道不立俗以益偷惟兩漢專門經師其弟子尚知不忘所自至于臨禍患之際不顧斧鉞之誅自名其爲某人弟子甫訃于死喪之威蓋不愧古人所謂惟其所在則致死焉者也其事雜錄

于事長順一條云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臣按教育英才乃西銘所謂穎封人之錫類立身行道者所汲汲乎此者也

李侗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子之徒論議問答具在方册有足

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子之後道失其傳支派分別自立門戶天下眞儒不復見于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受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淺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爲之大哀耶

臣按經言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蓋父生之君成之則事親事君之如一經言之所已

及也而終于立身則非師教之而孰能無過哉古之爲師者皆朝廷所設之官也閭師比長即爲一比一閭之師其有德行道藝老而致仕者以爲黨塾之師樂正司徒即爲天下之師而又有師氏一官其天子之三公亦謂之師蓋自幼至老自貴至賤莫不有師故其學問易成也師之爲道無往非教而以明人倫爲本故鄉之三物則先孝行國子以三德則重孝德惟其所以造就之者至重故其

所以報答者出于至誠雖不爲之制服而心喪三年平居則經雖非爲之繼嗣而傳道受業各有本原非若後世句讀文義之師去夫巫醫樂師百工之方術技能無幾而其分義之薄反出其下則今之學者雖有師何當于立身行道哉古之爲師者視其弟子之過若人父之視孩抱之子不免于水火人君之視疲癃殘疾煢獨鰥寡之不得其所也夫豈使之通于句讀文義而遂以爲盡其道者哉

此七十子之徒所以得夫子爲依歸及其既沒而
尊之親之固結而不解者也是故知終于立身爲
為師者之責也則知事之如一為事師之道矣
呂祖謙曰歐陽脩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
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
于用果于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
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
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由來者深矣

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俛仰徇時以希利祿爲急至于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于自用莫知所以用之之道又況其利祿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臣按此言由師道之尊嚴以致學問之强固後世學者惟無師傳故信道不篤若漢之經師尚門名

家猶能以經義處事達于政理皆確然有見之言也臣竊以爲東漢之節義蓋亦篤于師友淵源而感激過甚至于趨死生如歸魏晉以後以迄于唐而師道闕如豈其懲黨錮之禍而無復聚徒講學者歟韓愈當元和之代抗然欲以師道倡率于人而人或未之許也及至宋之周張二程朱五子者出而遺經絶學有所講說授受則祖謙之時師道蓋方盛也而程子乃有涪陵歸後門人皆以支離

之言宜祖謙之有此說也至于今日則章句文義之外無所謂師也師道真廢闕矣惟佛老之徒其宗祖支派確然不移寖昌寖熾不可撲滅蓋由此之衰彼之所以盛彼其于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四倫皆已棄絶而惟有師友之一倫又不止其為師友之稱而以為假合之父子兄弟則其所以為師友者適所以爲悖德悖禮而不知夫儒者之所貴于有師友之助者所以明夫父子君臣兄弟夫

婦之倫而各盡其道也故曰雖得之君子不貴也

以上朋友之道之要師弟子附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姜也魯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三

衍教所由生之義

臣按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邢昺正義曰案禮記祭義稱曾子云衆之本教曰孝尚書敬敷五教在寛解者謂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則其餘順人之教皆可知也然則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亦在于教之而

已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亦教以孝而已然其教之之具則何也曰朱熹中庸章句所謂若禮樂刑政之屬是已樂記禮記篇名曰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教之之具如此而四者皆由孝而生所以不肅而成也唐虞之世伯夷典禮后夔典樂臯陶作士其時以刑官治兵故不別建司馬以掌邦政蓋

用甲兵而陳原野者大刑也然而呂刑尚書篇名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孔安國傳曰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皐陶作士制百官于刑之中則伯夷皐陶皆必有所以告諭戒督百姓使無出于禮而入于刑者所謂政也又夏書仲康之征羲和稱政典曰知唐虞已有政典矣周官禮樂皆掌于宗伯故無樂典有禮典政典刑典而鄭注邦政以為政者正也政所以正不正者也又

引孝經緯文曰政者正也正德名以行道則是法制禁令疑爲政官之所專掌而他官皆以之者也要之設官分職其間或世異時殊而禮樂刑政未有廢其一者也然是四者之施于民則又有緩急輕重之異故曰禮樂者刑政之本政刑者禮樂之輔言禮則必及樂言政則必兼刑故曰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經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則是禮樂重于刑政也然而禮

之爲教則又先王所以制爲品節綱紀夫人道之大倫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者也經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明能敬而後能和是禮又重于樂也然則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親教愛因嚴教敬于是乎有禮有禮而後有樂有禮樂而後有政有政而後有刑又相因

之義也臣故析爲四條以行教所由生之義而于

禮之一條爲詳亦如五性之仁五常之父子也

禮

易履卦名象傳解一卦之象孔子十翼之一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

上下定民志

程頤傳曰天在上澤居下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

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爲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上下

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辯然後民志有定民

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豫于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于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無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辯上下

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

臣按禮樂刑政皆先王教人之具而禮者尊之親之之等殺也故張子曰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非禮則不仁不仁則不孝故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禮履而行之者也上天下澤以畀承尊至安至當人非是不治亦猶行之必藉履然而程子所言禮教廢弛之弊則末流之失既然矣欲復古之禮則有議其扞格而不可施

于今者則民志果何由而定哉亦正其本而已矣履德之基也仁善之長也夫人子之于父母于其所不能致者莫不有無窮之思而經分之爲五等之孝則是上下之分莫辨于此也不得不可以爲悦無財不可以爲悦則民志之定莫定于此也天子之不敢惡慢于人諸侯之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卿大夫之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士之忠順不失庶人之謹身節用皆辯上下定民志之成功明效也

如此乎古之禮制雖不可盡復而禮意則周流不息于人倫日用之間矣夫五性之德統于仁五常之道統于親親禮樂刑政統于禮克已復禮仁也仁即孝也先王之本教也

序卦傳孔子十翼之一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董真卿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正此意也

臣按物之畜聚則參錯不齊之數形矣故當齊之

以禮然乃天叙天秩非人力也不曰物不可以無禮而云物畜然後有禮者物自有之如家庭之內則父子兄弟夫婦之所聚也而禮行于家庭矣朝廷之上鄉黨之中則君臣朋友之所聚也而禮行于朝廷鄉黨矣故曰先王之制禮所因者本也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者如雞鳴盥漱子事父母之禮小宛之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蓋雖欲偃息在牀而中心有所不安也夫不以偃息爲安而以夙

興爲安所謂履而泰也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

臣子之心安而君父之心亦安矣

書舜典曰修五禮吉凶賓軍嘉見周禮

孔穎達正義曰帝王之名既異古今之禮或殊而以周之五禮爲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且歷驗此經亦有五事此篇類于上帝吉也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也大禹謨曰汝徂征軍也堯典曰女于時嘉也五禮之事並

見于經知與後世不異也

臣按五禮曰修則不但周因殷殷因夏也唐虞亦因于上古而已蓋經緯天道品節人倫而不得與民變革者禮記祭義所謂禮有五經是也

帝曰咨四岳（分掌四岳之諸侯故以名其官）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虞臣名姜姓）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孔穎達正義曰早夜敬服其職謂侵早已起深夜乃

卧謹敬其職事也典禮之官施行教化使正直而清明不枉曲不暗昧也

臣按經言禮者敬而已矣故舜浴命伯夷爲秩宗之官以典天地人之三禮而告之如此明禮本于敬施禮教之官必先自敬也前言五禮此言三禮經三緯五兼治幽明因嚴教敬敬爲禮本故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

臯陶謨虞書篇名史臣記臯陶之謨謀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朱熹曰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叙因叙而與之以所當得者謂之秩天叙便是自然故君則教之居君之位臣則教之居臣之位父則教之居父之位子則教之居子之位天叙乃天秩中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皆是有此叙便是自然之秩典禮在天叙天秩之中因而用之也

臣按五典孔疏以爲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宋儒以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夫婦之别朋友之信其義皆通此五禮與修五禮異當依王肅鄭玄訓作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蓋有此五等之孝即有此五等之禮如朱熹所論亦以五等之人言之也

禮記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

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吕大臨曰禮者敬而已矣故君子恭敬所以明禮之實也禮節文乎仁義者也君子撙節所以明禮之文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君子退讓所以明禮之用也

臣按正義曰夫禮者經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生之前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者也然

則天因人故有天地自然之禮聖人因天故有聖人所爲之禮人自有之天地定之聖人因而成之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之夫天地自然之禮無成壞者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凡不待教而然者皆是也聖人所爲之禮有盈減者也道德仁義以下並非禮不成故君子身行恭敬抑情趨法應進而迂以退應受而推以讓然後聖人之教可得而明也是故禮有深疑則舉君子以正之如春秋左

氏傳君子曰禮也非禮也之類是已春秋禮義之大宗故與禮家同取正天君子夫子作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禮者敬而已矣君子之明禮主乎恭敬其立教之旨同也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檀弓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

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陳澔集說曰之死謂以禮往送于死者也往于死者而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爲不仁故不可行也往于死者而極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明爲不知故亦不可行也備物則不致死不可用則亦不致生

臣按夫子所論作明器之意如此所以惡作俑爲木偶人以送葬而善芻靈束草爲之器似人形也以此防民宋襄公

猶葬其夫人醖醖以百甕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既不致死則生者安亦不致生則死者安厚葬之塚往往被發蓋有天道矣夫喪致其哀經所訓也而喪過乎哀取諸小過則是可以小過不可以大過故經又有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之戒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宜于非過也而曰蓋取諸大過則夫衣足以飾身棺周于衣槨周于棺土周于槨斯已

安矣若殉之以生平之服御玩好而殫耗生人有用之貲財未可謂禮之善經也

喪禮哀慼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陳澔集說曰孝子之哀發于天性之極至豈可止遏聖人制禮以節其哀蓋順以變之也言順孝子之哀情漸變而輕減也始猶生也生我者父母毀而滅性是不念生我者矣

臣按此亦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之義蓋孝子之哀

情無物可以變之者惟曰念始之者乃有輕減之
期耳此經所謂教民無以死傷生者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惟祭祀之禮主人自
盡焉耳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吳澄曰虞以前親喪未久奠而不謂之祭其奠也非
不敬其親也哀心特甚故用素器虞以後親喪漸久
卒祔練祥猶在喪制之中然已是祭祀之禮其祭也
非不哀其親也敬心加隆非初喪之素器也然其盡

禮而漸文豈是爲死者眞能來享而然亦是自盡其禮以致敬親之心焉爾大概喪主于哀祭主于敬故哀奠以素器之質而見其哀祭祀則盡禮之文以寓其敬

臣按致哀致嚴乃喪祭自然之别若四時吉祭則主于致其敬不待言矣以虞易奠異于純凶卒祔練祥漸趨于吉皆在喪制之中故須分别言之也

曾子問篇名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音避也

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致事還其職位于君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喪不勝事致還于君凡事皆然而況兵革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音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老聃古壽考者之稱非著道德五千言者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利爲例言無故而以三年之喪從伯禽之例吾弗知也

臣按禮家記變禮必曰自某人始也蓋此一人者變而得其正必無餘美變而不得其正必有效尤

數十百世之久猶曰昔者某人爲之也同時同地之人即曰某人已先行之也子夏曰初有司與夫子曰從其例者蓋有司者以奉成例爲稱職者也例之所無雖是而不從例之所有雖非而不革朝廷以爲舊章惟曰成例則然鄉黨不敢私議而曰有例則可春秋冒喪而興外事者十國皆自以爲從伯禽之例也夫子曰是有爲爲之也古之君子爲人上而其臣有遭父母之喪者許其致事是不

奪人之親也爲人臣者遭父母之喪雖君有命而
終不忍違離喪次亦不可奪親也噫弗思而已矣
如以例則旣殯而致事夏后氏不奪親之例也旣
葬而致事殷人不奪親之例也卒哭而致事周人
不奪親之例也例有正有變不從其正而從其變
不從夏商周而從魯伯禽何異巧吏鬻獄奸法以
濟其貪乎不意三代之季而例之爲說遂便于爲
非如此也

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詩鄘風相鼠之篇小序刺無禮也　是故夫禮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達于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馬希孟曰天降衷于民而先王之為禮所以繼天之衷也故曰承天之道夫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聲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人情之所同也人情之

所同而縱之則滅天理而窮人欲故先王制爲禮以節之也故曰以治人之情

臣按先儒以爲法于天地鬼神者理也所以承天之道也達于天下國家者事也所以治人之情也

臣以爲天理者人之所以生之理人事者有生所當爲之事經言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人而無禮則有生所當爲之事廢而所以生之理絶故未至于死而欲其速死也先言天道人情而不言地者舉

天則地在其中再言本天殺地而不言人者古注引經文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爲訓則人在其中也此先王之所以順天下者也

又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别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臣按經言所因者本所敬者寡所悅者衆此執其大柄故也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所以别嫌明微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所以儐鬼神也制節謹度非法不服所以考制度也因親教愛因嚴教敬所以别仁義也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故曰所以治政安君也禮運此條正合經旨

禮器禮記篇名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曰先王之制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臣按忠信者所因之嚴義理者所教之敬義者遷

善合宜故孔子去麻冕以從衆則適于義理者條理分辯故孔子從拜下以違衆則歸于理且如父子異宮不同席是適于義者也父前子名父坐子伏是歸于理者也然而所教者敬所因者嚴故記

又曰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

禮也者合于天時設于地財順于鬼神合于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

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臣按經言則天之明邢昺正義曰天有常明日月星辰照臨于下紀于四時人事則之以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所謂合于天時也經言因地之利邢昺正義曰地有常利山川原隰動植物産人事因之以晨脩夕膳色養無違此所謂設于地財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鬼神依于人者也萬物人

之所曲成也天不能強以所不生地不能強以所不養人不能強于心之所不然故孝者禮之教所由生也

又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禮以敬爲本一者敬而已豈有行禮而不由敬乎君子之于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誠實也若語辭

臣按一即誠也誠則敬之因乎嚴者

經解禮記篇名首節解詩書樂易禮春秋之教故以名篇曰是故隆禮其崇重之心由

禮其踐行之迹謂之有方方猶法也之士持守理法之人稱之爲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踰越禮法之人僭于編氓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敬先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敬貴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讓父兄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讓長老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此之謂也是故以下記者之言故引孝經孔子之言以結之

臣按此言人皆由敬讓之道則安且治也然而孰使之然哉惟君子以其所能者教百姓也邢昺孝

經正義論之詳矣曷之言曰樂記曰禮殊事而合敬樂異文而同愛敬愛之極是謂要道神而明之是爲至德故必由斯人以弘斯敬而後禮樂興焉政令行焉以盛德之訓傳于樂聲則感人深而風俗移易以盛德之化措之禮容則悅者衆而名教著明蘊乎其樂章乎其禮故相待而成矣然則韶樂存于齊而民不爲之易周禮備于魯而君不獲其安亦政教失其極耳夫豈禮樂之咎乎今按失

其極謂失道失德而教不行于下也經並言禮樂而但申之曰禮者敬而已矣故曷以爲相待而成

仲尼燕居（篇名）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克去己私）而全好（全天理之善）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義者禮之所尊故于郊社獨言之）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喪奠也非吉祭）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鄉射鄉飲酒）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食以養陰氣饗以養陽氣）之禮所以仁賓（賓以君言）容（容以臣言）也

臣按張載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其義本此仁則愛之因乎親者也五者之禮皆發于本心之仁可以知禮之教所由生矣

周禮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大司徒之職掌教典之長官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凡祭祀者所以追養繼孝事生死者尚敬則生事其親不苟且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謂鄉飲酒之禮酒入人身散隨支體陽主分散故號鄉社飲酒爲陽禮也飲酒之時五十者堂下六十者堂上皆以齒讓爲禮則無爭也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謂昏姻之禮不可顯露故曰陰禮也男女本是異姓親迎使之親己昏姻及時

則男女無有怨曠也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樂亦云禮者謂饗燕作樂之時雖人周旋皆合禮節也凡人乖離皆由不相和合樂生和同民心故民不乖也

臣按此十有二教之四也首言教敬之道在于祀禮乃以宗廟致敬教民居則致其敬也陰陽二禮教以長幼之序夫婦之別樂禮則敎之以異文而同愛也

以五禮吉凶軍賓嘉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

賈公彥釋曰禮者辯尊卑別貴賤皆有上下之宜不

得奢侈僭偽故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偽使其行得中

上不逼下下不僭上也

臣按此亦大司徒之職也前云以鄉三物德行六藝三鄉

事教萬民而賓興之以鄉飲酒之禮賓客之與猶舉也一曰六德

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

藝禮樂射御書數而獨申禮樂二事賈公彦亦引

証經文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

以見二者爲化民之急此句乃覆申禮教之著誠

去僞也

大宗伯掌禮典之長官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古祇字之禮以佐王建立也保安也邦國

臣按此與虞書之言典朕三禮同三者吉禮爲五禮之首以其主天地人之事最爲尊嚴舉之以包凶賓軍嘉之四禮神非人不事人非神不福五禮皆重也吉禮之別十有二天地各有三祀禋祀實柴槱燎血祭貍沉疈辜人鬼有六享祫禘及四時之祭也貍同埋疈孚逼反磔牲以祭凶禮之別有五

喪哀死亡荒哀凶札弔哀禍烖禬哀圍敗恤哀寇亂禬戶外反會合貨財以濟之也賓禮之別有八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殷同時聘殷頫軍禮之別有五大師出征大均地政大田閱車徒大役築宮邑大封正封界嘉禮之別有六飲食昏冠賓射饗燕脤膰賀慶凡五禮之別三十有六大宗伯一官總掌之其屬六十轉相副貳皆爲禮官始自邦國以至萬民以尊鬼神以重人事而禮達于上下矣而大司徒十二教鄉三物之教又稠疊施之不厭其煩也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此周禮所以爲致

太平之書歟臣又按禮典獨無懸象魏一條者王朝大禮或非民間所行無用都鄙聚觀若三千三百載有常經學校之所肄業師儒之所傳誦無事別爲班示也又他典並是一年更始若禮乃一代之定制無事調和而後布之也又五禮之行遇事則舉非可月要歲會也天神人鬼地示難以畫象懸于雉門又典禮天之叙秩固結于心非可以象求者若子婦事父母舅姑之事衆兆所同后王命

降當是家有内則一篇無煩更布新令反滋其惑也經曰君子之教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此之謂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三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四

衍教所由生之義

禮

儀禮

賈公彦注疏序曰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致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末則易曉

臣按先王之治天下以至易簡者立其體以至周詳者達其用夫天秩天序人綱人紀其間曲為之防事為之制而三千三百教大備矣秦火之後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冠昏喪祭鄉相見與夫聘覲燕射之儀文固不甚害于當時之諸侯其籍未盡去而春秋以來猶有行之者學士大夫習其傳者至漢初而猶在其書又晚出則諸儒之附益蓋寡于諸侯所去之籍及秦煨燼之餘或千百之什一

也昔者朱熹有劉子乞脩三禮斷以儀禮爲本經而以禮記爲其義說更欲雜取諸經史諸儒之說附本經之下而惜乎其未卒業也論者曰昔趙簡子見儀而謂之禮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而歎曰周禮在魯是禮之舊經已亡今之周官非古書也其儀文之曲折有隨世損益者聖人復起將必就今禮而去其太甚而十七篇者雖在蓋無所用諸嗚呼斯誠不足與言禮者矣唐之開元開元禮

宋之開寶開寶禮非不盛行于一時者其治亂得失視古爲何如　臣嘗讀宋臣曾鞏禮閣新儀序而愛其言曰禮者其本在于養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動視聽之間善乎得先王制禮之精意者矣又嘗愛張載之言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可謂深于學禮者矣夫此儀禮之十七篇者以五禮言之嘉禮七賔禮三凶禮四吉禮三而無軍禮以目錄次第考之士冠禮士二十而冠之禮

也士昏禮士娶妻之禮也士相見禮士之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之禮也鄉飲酒禮諸侯之鄉大夫賓賢之禮也鄉射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燕禮諸侯燕飲羣臣之禮也大射諸侯將祭與羣臣大射之禮也聘禮諸侯使卿相問之禮也公食大夫主國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覲禮諸侯秋見天子之禮也喪服子夏傳自天子以下喪服年月親疎隆殺之禮也士喪禮自始死至既

殯之禮也既夕士喪禮之下篇也特豕饋食士虞禮也特牲饋食諸侯之士祭祖禰之禮也少牢饋食卿大夫祭其祖禰于廟之禮也有司徹上大夫既祭儐尸于堂之禮也統而論之人道始于昏冠父子著代莫先于此矣始以贄相見有君臣朋友之義矣鄉射鄉飲正齒位賓賢能貴貴長長賢賢之義矣燕射聘覲諸侯上尊天子旁屬與國下逮羣臣之義矣喪服士喪禮士虞禮人道之終大夫

士之祭禮三所以報本反始者加詳矣嗚呼先王所以教民親愛恭敬辭讓而無淫佚惰慢之心焉此物此志也誠使行之今日不過其服物器用如玄酒醴酒鸞刀割刀貴本親用之不同耳豈無所用之哉夫先王之世人之周旋進反于其閒亦必有不苟然者臣且即子太叔告簡子之言思之其所謂天經地義乃夫子孝經之文則必以則天因地者爲制禮之本明矣三百以爲綱三千以爲目

綱舉目張皆在一書之中也而顧以是爲儀也非禮也臣有以知其必不然矣夫禮之行也天下之人但知順先王之教而已小大由之而或未知夫形而上者之在其中也故其後知禮意者少而習其儀者亦不敢侈然自外于規矩繩墨之外所得爲已多也故謂禮之舊經已盡亡者臣亦未敢以爲未必然也臣以爲周禮者周之治典如今之六部條例前朝之會典是也雖其後或有所更定非

盡出于周公之筆而亦有非後人所能爲者然其間惟宗伯所掌悉是禮文司徒教典亦有五禮若如漢儒之說遂以三百六十屬當經禮三百之數恐亦未必然也蓋所以施教之法于周禮爲已詳而垂教之文惟儀禮爲宻矣惜乎其存者止十七篇也賈公彦以周禮爲末儀禮爲本得之矣夫本也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曾鞏所謂性張載所謂仁也以此十七篇者行乎父子君臣長

幼夫婦朋友之際學者于是乎周旋進反于其間無失墜焉庶乎可矣更欲舍是而求其本亦無有也臣故于是書中節取數條或行禮者之辭或記禮者之意在于述先王之教所以正秩叙明典禮之著者其他或各以類摭入而總論之如此

士冠禮（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恒為士）筮于庿（古廟字）門

鄭康成注曰筮者以著問日吉凶于易也冠必筮日

于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

賈公彦釋曰案冠義云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是筮日為重禮之事也冠義又云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于廟行之于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是成人之禮成子孫也此經惟論父子兄弟不言祖孫鄭兼言孫者家事統于尊若祖在則為冠主故兼孫也

始加緇布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首也棄爾幼志順爾成德案冠義既冠責以父子君臣長幼之禮皆成人之德壽考惟祺祥也介爾景福介景皆大也再加皮弁曰吉月令辰乃申重也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胡猶遐也遠也三加爵弁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黃黃髮也耇老壽也無疆受天之慶醴辭醴賓以壹獻之禮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長有令名醮辭若不醴則醮用酒曰旨酒既清嘉薦亶誠也時始加元服兄弟

具來孝友時是也格至也永以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清也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陳列之貌咸加爾服肴升折俎體解節折而登之于俎也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甚也嘉髦俊也士攸宜宜之于假于猶爲也假大也宜之是爲大矣永受保之

記冠義經所不備記又言之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天

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二句儀禮文

賈公彦釋曰此記者見天子元子冠時亦依士冠禮故于此兼記之也天子之元子雖四加與十二而冠其行事猶依士禮也故云猶士也元子尚不得生而貴則天下之人亦無生而貴者也天子之元子冠時行士禮後繼世爲天子自餘天下之人從微至著皆由下升也

臣按父兄所以愛子弟之心如是其至也古者二

十曰弱冠葢其入大學已五年矣其于孝友之行必有可觀在三年大比之後既以三物升之司徒而以童子任職居士位矣于是乎筮日筮賓而冠之而字之尊其事而不敢擅而以先祖臨之其加醮字之辭無非欲其去童稚之心而有成人之德葢本先祖之心所欲成其子孫者然也乃其所謂承休受福者則曰孝友時格而已爾雅曰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不言善事父母兄弟者明諸行

周備而父兄善之也此初醮之辭所爲勗也既冠之後徧見于族姻僚友鄉之先生者亦必有善言以相勗也則古人之所以敦行不怠以成其身者雖其德性之善亦父兄之教使之然也後世冠禮之廢久矣童子有芄蘭之刺（衛風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言此成人之佩非童子之師也）而成人者復不思勉勉于孝恭之德以貽父母令名積習成風遂至于寡廉鮮恥不免虧體辱親蓋非子弟之過抑亦司教者之責云

士昏禮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而名焉舅姑入于室婦盥饋

臣按注云婦道既成成以孝養蓋昏之明日既見于舅姑即以孝養為職也

記士昏禮　某有先人之禮

臣按此一句納采納吉納徵皆稱之者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今將成生續之道所以順先典也主人醴從者亦重平聲稱之者以先祖遺體許人以適他族故重之也壻之父婦之父咸以先人為辭亦猶

冠禮之莁于廟門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者矣此亦孝子之以生存事其親也

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助也）承我宗事（宗廟之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勗勉也勉帥婦道以敬其為先妣之嗣謂婦人入室使之代姑祭也若猶女也女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舅姑之教命）母施衿結帨（佩巾）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宮事（謂姑命婦之事）庶母及門內施鞶（鞶囊也女鞶絲盛帨巾之屬以供事舅姑）巾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

聽宗尊也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毋施衿結悅庶毋示之衿鞶皆託戒使識之也

臣按壻之父女之父母皆有戒命之辭此正始之道爲夫若婦各思其父母之言可以永終矣故曰衆之本教曰孝

士相見之禮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毋音無下同改衆皆若是

鄭康成注曰始視面謂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中視

抱容其思之且爲敬也卒視面察其納巳言否也毋改謂傳言見答應之閒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爲解惰不虛心也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之儀無異也

若父則遊目毋上于面毋下于帶

賈公彦釋曰案曲禮大夫之臣視大夫得視面不得遊目士之臣視士得旁遊目令于視父應與視君同不上于袷與士大夫同者以子于父主孝不主敬所

視廣者因視安否何如也

臣按此因記士相見之禮而及臣子與君父言語之儀君臣主敬故尋常則視不上于袷于君言乃得視面也父子則嚴生于親者也故不同于視君之不上于袷而同于士之臣視士得以遊目也遊目則所視者廣故可以觀父之安否何如此見愛親之心無適不然而先王制禮所因者本也

鄉飲酒之禮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于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于五禮屬嘉禮

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

鄭康成注曰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于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

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

賈公彦釋曰案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此先生老

人教學者故云先生不以筋力為禮于是可以來也

臣按此賓賢之禮三年正月一行非黨正每歲以禮屬民而飲于序也故篇中無正齒位之事若正齒位則此先生君子與于行禮者矣此經始則就而謀之行禮之明日則告之若非先生遂不能以筋力為禮也所興之賢能為先生之弟子先生若來則不得儼然為賓介也禮成之後告于先生蓋惟所有徵惟所欲以順適老人之意先生之教于

高年有德者非惟敬之而且爲之委曲以奉承之如此故曰貴老爲其近于父也

聘禮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君其以賜乎所獻之物謙不當君意其以賜臣下乎

鄭康成注曰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

賈公彥釋曰案曲禮云大夫私行出疆反必有獻此以公聘出疆反亦有獻此以入已之物獻于君者忠孝也事君言忠事父言孝獻君忠也而兼言孝者忠

臣出孝子之門故連言孝也

臣按君臣之分莫嚴于古禮而君臣之情亦非後世所能及反必有獻以愛親之心愛君也

賜餕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

鄭康成注曰羹飪爲飪一牢也肉謂之羹唯是祭其先大禮之盛者也筮尸若昭若穆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脾䐈不祭則士介不祭士之初行不釋幣于禰不祭可也

賈公彥釋曰古者天子諸侯行載廟木主大夫雖無木主亦以幣帛主其神是以受主國饔餼筵尸祭然後食之尊神以求福故也昭穆言若者以其昭穆不定故言若也上介饔餼三牢則飪腥餼三者皆有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無飪可祭故知士介不祭也

僕爲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

賈公彥釋曰孝孫孝子皇祖皇考以其不定故兩言

若昭若穆亦兩言之僕爲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

臣按此聘使也其受命也則釋幣于禰而後行何也出必告則禮然也于主國之饔餼也薦之而後食孝子思親之心無日無之也先王制禮教之以勞于王事之時而得致其享祀之誠焉饔餼三牢則飪腥餼皆有唯飪爲大禮之盛故以登其先無飪則不祭此士介之初行所以亦不釋幣于禰廟也其祝則以家臣攝官而祭器則假于主國之大夫

其祭訖歸胙則及于掌視車馬之人蓋其行禮不敢茍且而先祖之惠必逮于下也

覲禮諸侯秋見天子之禮三時禮亡惟此存爾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

鄭康成注曰將覲質明時也裨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為言埤也取裨陪之義　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祀之大小服之而諸侯亦服焉諸侯惟不得有大裘天子以其在外惟有事上帝服之者也　禰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禰親之也遷廟之主載于齋車無他可事故不言遷主而云禰也　釋幣者告將覲也諸侯裨冕

以朝爲天子廟受之也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禰

臣按諸侯朝于天子而告行于廟所載遷主乃其遠祖而稱之曰禰者推禰之心以上祀遠祖則親之如禰也諸侯之朝而天子廟受之經所謂雖天子必有尊也亦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喪服子夏傳父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

賈公彥釋曰周公設經上陳其服下列其人先陳父者此章恩義並設忠臣出于孝子之門義由恩出故

先言父也　天無二日家無二尊父是家之尊尊中至極

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

賈公彦釋曰天子至尊同于父也

君傳曰君至尊也

賈公彦釋曰臣爲之服此君内兼有諸侯及大夫鄭注曲禮曰臣無君猶無天則君者臣之天故亦同之于父

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鄭康成注曰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將代已爲宗廟之主也

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鄭康成注曰若子者爲所後者之親如親子

賈公彦釋曰雷氏云此文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見所後不定故也

臣按喪服子夏傳首論服之至重者君父至尊忠孝一體經所謂父子之道君臣之義也爲父後者爲長子三年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母義在于傳

重繼祖所以爲孝若乃野人曰父母何算都邑之士但知尊禰皆不達禮意而于孝有虧者也

少牢饋食之禮禮將祭必先擇牲繫于牢而芻之羊豕曰少牢諸侯之卿大夫祭宗廟之牲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羊肥則毛柔剛鬣豕肥則鬣剛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冠禮伯某甫若仲叔季亦然以某妃某妻也配合食曰配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尚饗

嘏辭曰皇尸命工官也祝承傳也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讀曰釐賜也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

替引之

臣按祝者主人告神之辭嘏者尸致福于主人之辭故禮運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又曰祝嘏莫敢易其常古蓋其辭不虛設也古之君子如見其祖禰然是以有受福之道也又禮記雜記篇名曰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蓋吉祭則申孝子之心故祝辭曰孝喪祭則痛慕未申故稱哀故士虞禮稱哀子而卒哭乃稱孝子也稱孝稱哀無所與讓

之道世俗之士居喪自稱不孝不肖以此鳴謙可謂野于禮矣

春秋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公子彄也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

兵入而振旅（整衆而還）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于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明貴賤（昭著也君大夫士車服旌旗各有文章田獵之制貴者先殺所以明君大夫士庶人之貴賤）辯等列（辯上下之等第行列坐作進退皆是也）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趨敵之義還則少者在後殿師之義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孫辭以略地略總攝巡行之名）遂往陳魚而觀之（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

禮也且言遠地也矢亦陳也棠實他境故曰遠地隱公五年

臣按大田之禮軍禮也四時講武三年而大習乃人君所當親者而非所論于觀魚也雖月令有季冬薦鮪漁師始漁之文而亦以薦廟爲重觀魚近于射獵之事故僖伯援以爲說不登于俎不登于器則君不射見蒐田雖爲軍禮所重亦在于登祭宗廟之俎與飾宗廟之器非以殺獲爲娛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桓公二年

林堯叟曰言受弒逆者之賂器而納于大廟以汙祖宗之盛德非禮之甚也

臣按程頤曰四國（魯齊陳鄭）旣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魯以爲功而受之故書取以違亂之器置于周公之廟周公其享之乎故書納臣以爲安上治民莫善于禮而以違亂之器昭示其臣民是以弗禮訓于下民也此臧哀伯（僖伯之子）所云百官象之其又何誅者也違亂之器周公所必不受而強納之是謂

先祖可誣也不孝孰大于是

成子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劉子劉康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是年五月成肅公果卒于瑕成公十三年

臣按脤膰之禮嘉禮也脤是社稷之肉膰是宗廟之肉此因將伐秦而宜社之脤也宜者出兵祭社之名經曰禮者敬而已矣究其本教即爲生續之理故不敬則棄其命也

子大叔對趙簡子曰爲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兎）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以奉五味爲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六采（畫繢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承五色之用）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

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以治內外經常之事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婭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妻父曰婚重婚曰媾婿父曰姻兩婿相謂曰婭爲政事庸力行務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霆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戮以象類之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春生夏長天之恩也聖人施恩惠以效法之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審其法則宜其象類以制六

志（爲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昭公二十有五年）

臣按子大叔之言始終發明則天之明因地之利

之義經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人莫不好生而惡死而悖禮以求生非所以生也故大叔言禮合于

孝經

晏子對齊景公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以上皆晏子對齊景公之言二十有六年

臣按晏子舉君臣父子慈孝愛敬以爲禮本與夫子之答問政同意而景公不能悟也

春邾隱公（邾子益）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之贄）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心之精爽已先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此年

五月定公甍　哀公七年魯伐邾執邾子益歸　定公十五年

臣按春秋時人論禮皆以爲人之所以生故劉康公子大叔子貢三説先後相符他如趾高心蕩語汙視下決其禍敗不爽毫髮其必學校之教先正之言相傳者然也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邢昺曰性生也又曰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則禮之定命彌性以成其孝者其義備矣

國語書名左丘明著亦曰春秋外傳周語襄王使召公過召武公及内史官名過人名賜晉惠公夷吾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為瑞節呂甥郤芮皆晉大夫相晉侯不敬晉公執玉卑拜不稽首禮執天子器則上衡稽首首至地也内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放情欲而遠其鄰背秦賂陵其民虐處者而卑其上不敬王命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廢其執摯之禮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重也無以

自誣王無民（民亦將誣之）夫天事恒象（事善象吉事惡象凶）任重享大重者必逮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于韓（秦伐晉戰于韓原而獲晉侯以歸）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子圉）無胄秦人殺子金（呂甥子）子公（郤芮字）

臣按春秋人每觀人之合度與悖禮以決其有後無後蓋亦父母生之績莫大焉之義嗣位之初天王賜命則又君親臨之厚莫重焉者也而替摯誣

王難以延于世矣故內史過言而驗也

魯語莊公如齊觀社（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客）曹劌諫曰不可失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終則講于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閒無由荒怠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于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攟而烝納要也（土發春分也社者助時求福攟拾也冬祭曰烝因社祭以納五穀之要）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

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臣按莊公以二十有二年冬如齊納幣而秋七月齊高傒之來議昏公與之盟則母喪未再期也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而夏又如齊觀社何其行之亟歟春秋比次直書習其讀者知其于喪禮昏禮兩失之矣于曹劌之諫辭又有以知人主非爲

王事民事不可以輕出諸侯不相會祀莊公此行

又下同于受命受事自卑以辱其親也

論語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無忌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子告之曰孟孫即仲孫三家皆魯桓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爲氏其後皆以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改爲孟者庶子自爲長少不與莊公爲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爲孟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朱熹集註曰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人之事親

自始至終一于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胡氏名寅字明仲號致堂建安人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謂苟簡儉陋者與不得爲而爲之謂僭禮者均于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臣按生事葬祭之必以禮通上下而言違者猶經之言悖德悖禮苟簡儉陋與僭竊犯分者皆謂之不愛其親不敬其親若夫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則生事之以禮之内心也喪則致

其哀則葬之以禮之内心也祭則致其嚴則祭之以禮之内心也禮者所以品節此敬樂憂哀嚴者也大哉言矣豈亶譖懿子哉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問十世可知也此以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與三十年為一世之世不同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朱熹曰繼周者秦先王之法一切掃除然三綱五常未曾泯滅如尊君卑臣損周室君弱臣強之弊自是

有君臣之禮如立法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有禁自是有父子兄弟之禮天地之常經自商繼夏至秦繼周以後皆變不得秦之所謂損益只太甚耳

臣按秦始皇之欲安上治民者未嘗不與禹湯文武同也其于周禮之末失未嘗不知救正也然而君臣父子兄弟卒以不相保者有刻覈峻急之意而無愛敬忠篤之心則立教之本先失故也

林放魯人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

其易也寧戚惟喪禮不可言寧儉若治喪禮至于習熟則是樂于喪而非哀戚之情

范祖禹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

臣按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禮樂政

刑四者皆教吉凶賓軍嘉五禮皆生于孝者也如季氏之舞八佾歌雍詩乃由奢侈以爲觀美不知其僭越非據陷其祖父于不臣之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即孝也知德之本則知禮之本矣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臣按周禮注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此所以尊事先

君不敢自專也春秋魯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告月者不告朔也胡安國以猶朝于廟爲幸其不已之詞而證之愛禮存羊之意蓋文公以後遂有不朝于廟者則文公之猶朝于廟爲將已不遂已也蓋愛敬君父之心不容終于泯滅幸此猶朝于廟所以禮廢羊存幸此禮廢羊存或者一旦復舉聖人垂教之意深矣

中庸第十八章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

大王王季上祀先公祖紺以上至后稷祖紺大王之父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禄期之喪達乎大夫天子諸侯絶服大夫降爲大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呂大臨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者有旁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

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絶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
或絶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
絶服也如旁期之親亦爲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
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絶服旁親尊同亦不
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
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三年之喪達乎天
子者三年之喪爲父爲母適孫爲祖爲長子爲妻而
已天子達乎庶人一也父在爲母及妻雖服期然本

爲三年之喪但爲父爲夫屈者也故與齊衰期之餘喪異者有三服而加杖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二十五月而禫二也夫必三年而後娶三也

臣按呂大臨論喪服詳矣然其所謂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者則分疏未甚的也何則天子之適子繼世爲天子諸侯之適子繼世爲諸侯適子死乃立適孫適孫繼世爲天子諸侯當服三年矣不得云期也若新君之子則亦天子諸侯之子爲

其祖父母耳服期故宜天子諸侯之子不得竟謂之天子諸侯也然則天子諸侯亦但有適孫爲祖父母之三年而無正統之期審矣若天子之庶弟始封爲諸侯尚不降諸父昆弟之服而何況正統之期乎嗣爲大夫之適孫亦是適孫爲祖三年之服嗣爲大夫者之庶弟則非大夫故大夫亦無正統之期若也三年之喪尚有諸侯爲天子臣爲君妻爲夫妾爲女君故中庸申之以父母之喪無貴

賤一也以見亦有三年而賤者所有貴者所無者適孫為祖為長子皆以傳重著代夫必三年而後娶所以體其子之心制禮之意通乎上下委曲詳盡一本于孝子之心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周公其人也豈亶嚴父配天之大者而已哉

周惇頤通書曰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臣按陰主于理陽主于和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弟者兄之陰也婦者夫之陰也禮陰而樂陽禮先而樂後非陰之先乎陽也忠孝之道先以責天下之臣子而後乃以義慈責君父也推之兄弟夫婦皆然矣君父之樂有臣忠子孝推之爲人兄爲人夫者亦皆然矣理而後和如父子之朋拜伏犇跪崇恪表迹孫順可知故五禮之制皆因嚴教敬敬寡悅衆此謂禮然後和

程頤曰禮之本出于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爾禮之器出于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爾聖人復起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爲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臣按周惇頤以爲不復古禮不變今樂不可以爲治張載則謂不可駭俗以致疾怒但當親行于户

庭之内使人自化而程子以爲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朱熹則直謂古禮如此瑣細繁冗今豈可行聖人有作須别有措置臣竊以爲有必復古禮之志而後斟酌損益不戾于古若但以爲宜于今而已則一切趨于便安而非先王制禮立教之深意矣原上古之禮以爲貴本稍從民俗之便以爲親用二者相須也凡五禮之行皆宜參用前古法服禮器使臨事肅然起敬不敢有惰慢之

氣跛倚之容以不失乎先王立教之本意亦不患

于扞格而不可行者不當但據近代之典章而拘

牽文義無所取裁也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臣

故竊有愚心焉

薛瑄曰古稱唐太宗語及禮樂房杜有愧論者因謂房

杜無制作之才余謂非特房杜有愧蓋太宗有愧也上

有虞舜之德則天叙天秩明而上下和由是伯夷后夔

得以推其序與和形之度數播之聲音而為禮樂太宗

之德果如有虞之盛乎天叙天秩果明而上下和乎不然使伯夷后夔生于其時亦無如禮樂何矣是又不得爲房杜病也　或謂誠得大儒佐漢祖以禮樂爲治其效當不止如叔孫通制禮之小竊謂漢祖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治家則以私昵爲治則以雜霸于人倫之序與和者蔑如也使有大儒其閒果能變其已成之氣習致君德三代之隆耶不然則亦無如禮樂何也

臣按此皆探本之論也武王之爲君周公之爲相

乃可言制作中庸謂之達孝漢唐之君與父子兄

弟何如者而可言制作哉經曰愛親者不敢惡于

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盡愛敬去惡慢上以事神

下以治人則遵先王之禮而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矣

以上禮之教所由生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四